

一捧毛豆 半生滋味

彭庆东

前段时间,老伴买菜总是买毛豆回来。我劝她:“买现成剥好的毛豆米多好,干嘛每天都要费劲儿剥?”她说:“花点工夫值得,毛豆就吃一个新鲜。”如今想来,她这话半点不假。

我的姥姥是最懂得如何打理毛豆的。那会儿,她总爱坐在村口大树下,搬个小板凳,面前放个竹筐,慢悠悠地剥着毛豆。我那时还小,也没耐性,只觉得这活儿太磨人,便和小伙伴要去了。要够了回家,正好把姥姥剥好的豆秆抱到猪圈里,猪仔很是喜欢吃这豆秆。姥姥的拿手菜,当属毛豆米烧鸡仔。那鸡仔是当年散养的小公鸡,每年都买十几只。烧菜时,姥姥先把鸡仔剁成小块,用菜籽油爆得金黄色,再将刚剥好、像翡翠珍珠似的毛豆米倒进锅里,加姜片、葱段一同翻炒。瞬间,豆子的鲜混着鸡油的香直冲鼻孔。接着加水、放佐料,盖上厚重的杉木锅盖,连锅沿都用湿毛巾捂紧,可那香气还是会从锅盖缝隙里飘出来。等菜端上桌,最勾人的不是鸡肉,反倒是吸足了鸡汤的毛豆米——油光透

亮的,夹一粒放进嘴里,不只是鲜,更有丰腴裹着厚实的满足感,像是把整个秋天的温润丰饶,都一口吞进了胃里。

母亲总爱用毛豆炒雪里蕻。雪里蕻是自家腌的,切得细碎,咸鲜气直钻鼻尖,恰好能衬出毛豆米的清甜。一青一绿铺在白瓷盘里,清爽又惹眼,配白粥再合适不过。上班那会儿,遇上加班我便与同事下馆子,菜单上只要看见“毛豆炒豆腐”“毛豆三鲜煲”“毛豆米红烧鲫鱼”,我总是不看价格就点。这些菜都是平民菜,价钱本就不贵。即便吃了大鱼大肉,再吃一碗米饭,泡点豆腐雪里蕻汤或毛豆三鲜汤,清爽又下饭,解腻极了。

说到这毛豆米,也算是时令菜。非得在中秋节到重阳节吃不可的。早了,豆粒是瘪的,满是稚嫩的青涩;晚了,又成了老黄色,失了那股子鲜灵劲,只余下沉甸甸等待归仓的憨实。唯有这重阳前后,豆荚是饱满的,撑了一肚子的碧色,摘下来,豆荚上还蒙着一层细白的茸毛,沾着些清晨的露水,凉沁沁的。指甲顺着荚边轻

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轻一掐,再一掰,几粒长圆的豆子便跳入手心,胖嘟嘟的,绿得像上等的翡翠。

如今,在超市的冷柜中,速冻毛豆米也成了寻常货,一粒粒僵硬地挤在一起,满是失魂落魄的模样。买回来试过百般做法,却再也复刻不出当年那股子水灵鲜活的滋味。直到这时我才渐渐领悟:有些味道是专属特定风土的,它缠着那片土地的水汽、裹着那段过往的时光,早已超越了舌尖的感受,成了故乡最真切的具象。

的扇车声戛然而止。此时扇车前方已堆起一小堆谷子,还不行,还得再筛一下。

平平找来布袋,奶哥撮谷,果明手持筛子细细筛选,这一回筛出的谷子才干净。金黄的谷粒堆成了堆,随后被细心地装进袋子。果明笑着告诉我:“这就是成品谷子,脱了皮就是咱们吃的小米了。”奶哥用的撮谷工具很特别,是个带手提梁的彩钢皮簸箕,据说是平平舅舅亲手做的,撮得多、装得快,用起来格外趁手。筛下来的细小杂物叫“谷疙瘩”,被收在院墙根,后续还能再加工出些籽粒;而扫起来的谷糠则堆在一旁,基本没什么用了。

这样的活计如此循环了好多轮,扇车也调转了两三回方向。最终,十几袋碾好的谷子整整齐齐地立在影壁墙下,扎紧的袋口透着丰收的踏实。给别人家的用大袋,自家留的则用小些的袋子,果明双手提着袋子挪动时,笑着和我说:“今年明显感觉弄不动了。”可不是嘛,60多岁的人了,体力早已不如从前。

他们一遍遍催我回去吃饭,生怕我累着。这时爱人开车来接我,平平早已备好新磨的玉菱面,还抱出一个超长的砍瓜和两个大绿瓜,执意让我带回去和家人“分着吃”。我又坚持干了会儿,直到看着新一轮谷子扇好待筛,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亲眼见了碾谷的过程,才真正读懂“粒粒皆辛苦”的含义,也愈发体会到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”的深意。现时代提倡的“光盘行动”,竟觉得格外接地气,这份珍惜粮食的倡议,藏着对每一份劳作的敬畏,实在可贵。

闲情时刻

碾谷记

郭爱川



今年回老家的次数多,也恰好赶上秋收,见识了不少农活。听闻爱人的发小果明家次日要碾谷,便满心好奇想去看看碾谷。

如今,大多人家都用机器脱谷,也有少数人家依然用传统手法自己碾。听妯娌说,果明家有老式农具,想必是要自己碾谷。一进院子,就见地上摊着些长秆高粱,穗子细长瘦小,一旁还晒着金灿灿的玉米粒。果明的妻子平平早已全副武装,戴着帽子和口罩,正拿起连枷拍打高粱。我见状也兴致勃勃地学着打了几下,平平耐心教我,一旁的果明哥也不时指点:“抬起来要转个方向,这样才能把籽粒打下来。”我对着这木头制的家伙满心新奇,在“啪啪”的声响中,红褐色的高粱籽粒果然簌簌落下。

我和平平刚把高粱收拾妥当,就见果明和他奶哥已在院门外忙活起来。果明开着三轮车,左右看着,小心翼翼地碾压着地上已变了形不再饱满的谷穗,尤其留意前轮,确保每一处都碾得均匀。我回

院戴好帽子、口罩出来时,看见三轮车不见了,院子里放着一个木制的东西。一问才知这叫扇车,我绕着它左看右看,竟没找到装谷穗的地方。正疑惑间,他们已热火朝天地开工了。奶哥坐在小凳上手摇扇车,果明撮起一簸箕刚碾过的谷穗递上去,站在凳上的平平则往扇车口倒。风吹起来,碎壳杂质随风飞扬,果明在一旁不停地将吹落的碎屑扫到一起,扫完又赶紧撮起谷穗递上。我这才明白,这活计四人配合最为妥当:一人摇扇车提动力,一人弯腰撮递谷穗,一人掌控节奏倾倒扬谷,一人清扫碎屑归堆。摇车的人最累,需不停发力;递谷的人猫腰递送,耗力不小;扬谷的人得有技巧,倒多倒少都影响效果;而清扫的人最脏,谷壳碎屑满脸满身都是。

我接过了撮递的活儿,有两个簸箕,轮番撮、轮番递。一会儿风向变了,谷壳竟倒飞回来,他们赶紧调转扇车方向,才算恢复顺畅。干了一阵,奶哥喊了声“停”,轰鸣

我的童年印记

米艳琴

“集合地点,二营盘碉堡。”小时候,我们生活在二营盘附近,狄村路与并州路交叉口道路西北角的碉堡,是我们的“聚点”。

1984年春天的一个清晨,我站在二营盘马路边的碉堡前,等着和技校的其他同学一起骑车去晋祠游玩。

在太原的城市脉络里,二营盘碉堡和三营盘碉堡与大东关碉堡,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,也装着一代人的记忆。这三座碉堡,有着粗糙却坚固的石质结构,曾静静伫立在城市的角落。它们见证过昔日的烽火岁月,那些深深浅浅的弹痕,像是时光刻下的密码,默默诉说着曾经的硝烟。每一块砖石都宛如沉默的老者,藏着历史的秘密,在岁月风雨里坚守。它们的存在,如同时空的锚点,悄悄将过去与现在连在一起。

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,二营盘碉堡和三营盘碉堡是童年里最独特的地标。在附近长大的孩子眼中,它们既是神秘的探险地,也是上学路上最熟悉的风景。那时候,小伙伴们总爱围着碉堡嬉戏,好奇地猜测着碉堡内部的构造,想象着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。碉堡的瞭望孔,是孩子们眼中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,透过它,仿佛能看见战火纷飞的岁月里,战士们浴血奋战的身影。

上世纪80年代,这些碉堡有了新的生机。三营盘附近的太行仪表厂职工,曾在碉堡里开商店,让原本寂静的空间变得热闹起来。对于孩子们来说,这里不再只是一座古老的建筑,而是充满新奇与欢乐的世界。放学后,大家总会迫不及待地奔向碉堡商店,用积攒下的零花钱挑选心仪的小物件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,碉堡在机械的轰鸣声中渐渐消逝。但即便如此,关于碉堡的回忆却深深扎根在心底。

如今,漫步在太原的街头,曾经碉堡所在的地方,或许早已高楼林立、车水马龙。但在记忆的深处,那三座碉堡,永远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它们不只是建筑遗迹,更是太原历史的见证者,是一代人童年的守护者。每当想起它们,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暖流,那是对往昔岁月的眷恋,更是对这座城市深深的热爱。



汾水鹭影(国画) 张春燕作